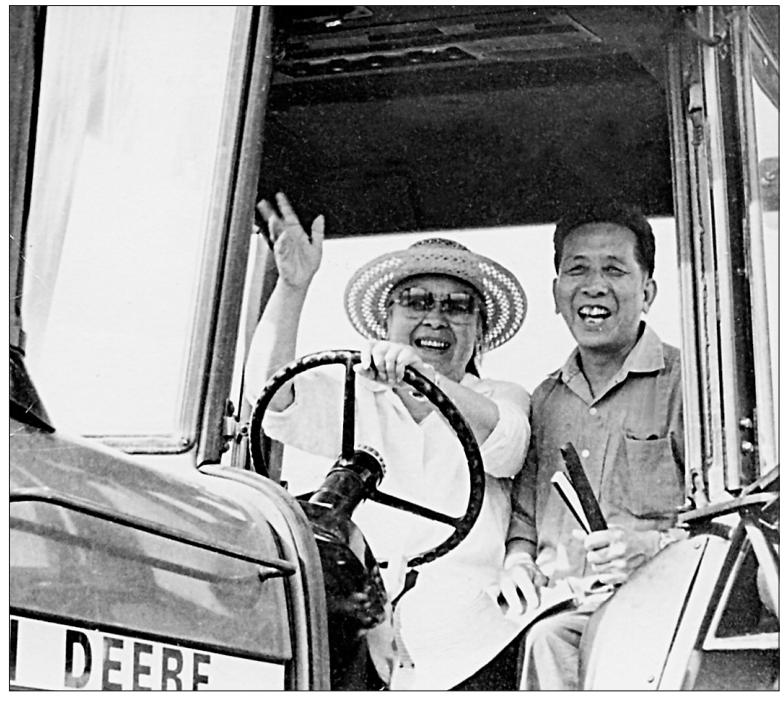


“最佳男配角”陈明

□赵国春



陈明在这本书里还这样写道：“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



1981年夏丁玲和陈明回访北大荒

老北大荒人、著名作家丁玲的丈夫陈明，于2019年5月20日凌晨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102岁。

几十年来和陈明交往时的情景，历历在目。翻开这本《别了，沙菲》，扉页上清楚地写着“国春同志留念，陈明赠，2001年5月23日”。让我想起了17年前陈明赠给我这本书时的情景。

陈明曾经陪伴丁玲在北大荒工作生活了12年，他们把北大荒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2001年春，我把《丁玲在北大荒》的书稿，寄给北京的陈明先生，请这位和丁玲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亲历者，帮助我给书稿把把关，提提修改意见。很快，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把亲笔修改过后的书稿寄回的同时，还赠送我这本书。信是这样写的：

国春同志：

您好！

收到你寄来的大作《丁玲在北大荒》，反复细阅了两遍，在字里行间再一次体会到北大荒战友们对丁玲的理解与尊重，对她坎坷一生的愤慨与同情，我很受感动，也很感激。在欣赏中我信笔记下了点滴文字，可以作为补白、说明或注解，不能成为意见，也不是建议，仅供参考而已。现用特快专递寄上，希望能早日收到，顺祝大作成功！……

这本《别了，沙菲》是上海作家丁言昭编选的，2001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列入“漫忆女作家丛书”出版的。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陈漱渝作了题为《云霞出海曙，辉映半天边》的序言。该书选入了茅盾的《女作家丁玲》、沈从文的《记丁玲（节选）》等10篇关于丁玲的文章。

丁言昭，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完成《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后，再次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邀请编辑丁玲的作品，她在《后记》中写道：感到非常荣幸。同时，她也感到：“没有考虑到作者文章的广度和深度。如陈明的文章没有收入。只收了别人采访他的谈话录。我感到这些文章的内容，一般人都知道，用不着特地编选进去。其实，我犯了个错误。我自以为丁玲写了传记后，对她的生平非常熟悉，好像别人都和我一样熟悉她。没有考虑到读者面。”

我和陈明相识在1991年。我还记得那年的8月，第五次全国丁玲学术讨论会在佳木斯市省农垦总局召开。我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见到了陈明、周而复、牛汉、雷加、庄仲庆等知名作家学者，还陪同他们参观了汤原、宝泉岭、普阳农场，参加了“丁玲生平事迹陈列室”的剪彩仪式，我还接到了陈明先生签名的《丁玲文集》。

陈明老家在江西。1917年2月出生在鄱阳乡下。1934年在上海高中时，便秘密参加了上海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高中毕业后，1937年1月，抛弃家庭，经北平、太原、西安，5月4日到达延安，先后在抗大、马列学院学习。抗战开始后，先后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宣传股长，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长，延安文化俱乐部副主任，业余剧团团长。

在“卢沟桥事变”后，陈明参加当时由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宣传股长。丁玲比陈明早半年到陕北，她曾是“上海左联”主要负责人之一，到延安后又当中国文艺协会主任。陈明在西北战地服务团认识了丁玲。他们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和西安国统区开展抗日宣传。在西北战地服务团期间，陈明的宣传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为丁玲的得力助手。

他们慰问前方军民、国民党航空将士，用文艺形式向当地老百姓宣传我党抗战主张，辗转活动于太原、榆次、太古、临汾、沁县、洪洞、运城等10多个县市、乡村。1938年春，西战团又奉命开进西安，在国民党西北大本营里进行抗日宣

传。丁玲通过几个月的行军、演出、反摩擦斗争观察，发现陈明不光戏演得好，还表现出了出色的群众工作才能。她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了团里这个精明强干的宣传股长。特别在西安期间，陈明胃病急性发作住院，仅是短暂分离，丁玲也感到怅然若失。陈明呢，也时常陷入一阵淡淡的苦恼。他觉得团长对他好，好得有点过分，使他心里很不安。比方说，无论是每一份的战利品，还是老百姓送来的慰劳品，驻地房东送来的花生、红枣，丁玲总要把自己的一份留给他。见他穿鞋特别容易坏，就省下自己的津贴买新鞋给他。他有时甚至害怕碰到她那深邃的目光，这不仅仅是一位精明的领导、一位团里的大姐对一名普通团员的目光啊。他不敢往下想，他们不相称，她毕竟比自己大十几岁，而且，是知名作家。他曾经私下向一位老同志倾诉自己藏在心底的不安，那位同志劝他调离西战团，可他又下不了决心，他不愿意离开这个战斗的集体，他不忍伤她的心……

1942年，陈明与丁玲结婚，开始了他们四十年患难与共的生活。他们没有再要孩子，陈明把丁玲的儿女当成自己的孩子。陈明也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去了国家电影局，创作了电影剧本《海港生涯》，将戏剧《六号门》改编为电影剧本，后来，他还把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改编为电影剧本。

丁玲被打成“右派”后，1958年春节后，陈明也被株连戴上“右派”的帽子，离开党籍，离开文化部电影局所属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和国务院各部委办局的600多名右派，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

丁玲面对陈明深怀内疚，她对他说：“都是我连累了你……”

陈明却笑了，逗趣说：“这倒好，成全了我了，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心事，以前你总比我‘高’，现在我们‘平等’了。我们成了一条战壕里的战友了……不能这样说，这样我们又多了同一条罪状，有订立‘攻守同盟’之嫌，应该说我俩是‘一丘之貉’才对，哈哈！”

王震将军到他们右派队视察后，告诉陈明让丁玲也来北大荒吧。丁玲于同年6月末，来到了北大荒，先后在汤原农场和宝泉岭农场，一待就是12年。

后来，我因为撰写《丁玲在北大荒》一书，几次给陈明打电话，称呼他陈老，他却说：“你就叫我老陈吧，我也是你们北大荒的老职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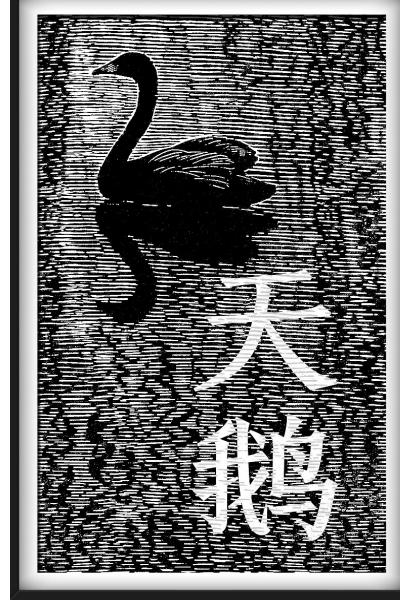
陈明不仅在生活上是丁玲的如意伴侣，在创作上也应该是丁玲的得力助手。陈明在《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2010年1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一书中曾经这样写道：“丁玲活着的时候，就没有对外界隐瞒我修改她的文章，她曾经对人说过：你们不知道，我家里面还有个‘改家’。这个‘改家’说的就是我。有的作品她甚至想要署上她和我两个人的名字，我坚决反对。《丁玲文集》第6卷里，她又要放我的照片，我也没同意，为此，丁玲还有些生气。我做这些事情，不为名，不为利，完全都是为了丁玲。”

陈明在这本书里还这样写道：“我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和丁玲共同度过的，而且和她在一起的岁月，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因此，我的回忆录最后定名为《我与丁玲五十年》。”

在丁玲生命的辉煌中，无不凝聚着陈明的心血。晚年病中的丁玲，无论在生活上还是创作上都离不开陈明。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如果没有陈明，我一天都活不下去。”

陈明晚年为丁玲作品的修改、整理、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1986年，在丁玲去世后，陈明任“中国丁玲研究会”顾问。他完成了《丁玲文集》一至六卷的校勘、七至十卷的编辑和校勘工作，编辑出版了丁玲在延安时期的诗集《我在霞村的时候》，丁玲、陈明书信集《书语》，还撰写了《我说丁玲》等作品。

陈明也应该是个很有影响的文化名人，只是因为丁玲头上的光环太亮了，也因为陈明为丁玲付出得太多，让陈明成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最佳男配角”，成为一个陪衬红花的绿叶。当然，这丝毫不影响陈明在北大荒人心目中的位置，反而觉得他更无私和伟大。



扫码关注
《天鹅》

中央大街

□鲍功湛

人生
街上

每天我都从这条街走过。我喜欢走在这条街上，尤其是早晨，阳光透过树叶，稀疏地撒在这些被磨得有些光滑的石头上，几乎没有风，看着我的儿子在一走一边玩儿。每一个父亲都是一个麦田的守望者，而這是一条步行街，终于不必担心横冲直撞的汽车，我可以稍稍地放松一下自己。

街道两旁的建筑不是很高，却很有风格，只是太多的广告和招牌有些刺眼，仿佛本来端庄典雅的女人却化着浓艳俗气的妆容。建筑我不大懂，什么巴洛克、文艺复兴或是折衷主义建筑，我只是看到柱子上雕刻的人像，似乎是它们用力撑起了这个房子。其实只是些装饰，并无实际的作用，可能正是这种无用证明了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活着。

说是老街，也不算太老，大约一百年左右的历史。它全部是由石块铺成的。我有一次碰巧看到了一块石头被抽出来，它比我想像的长得多，大约有一尺多长。人们叫它面包石，这条路就是好多这种面包石竖着紧密排在一起铺就的。据说一块石头当时价值一块大洋，一块大洋可是够一个普通人一个月的花销。当然比起以国家民族命运为代价建起的皇家庭院，它不算什么，可有些人还是觉得这条路太昂贵了。我却认为这很值得，因为它是为所有修建的，无论你是王侯将相或是贩夫走卒都可以走在上面。

我去过北京的故宫。那只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用全天下百姓的血汗为自己建造的囚笼。我也见过秦始皇陵，看着整齐排列的兵马俑，我想躺在这里的皇帝一定是害怕什么吧？这么多士兵都填不满他的恐惧。而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文物，它们都死了，而这条路还活着。它当初建造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走在上面，今天，或是几百年后人们依然可以走在上面。那些修建了这条路的人们可能想不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会有一人从心底感谢他们，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能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让我身体和心灵都能够得到片刻的安宁。

人是否有灵魂，我不确定，可我觉得这条路是有灵魂的。它经历了那么多，俄国国人、犹太人、日本人，逃亡者、寻觅者、侵略者。我不知道当初他们是以怎样的心情走过这条老街。不过他们都不在了，而太阳依旧升起，是人们建造了它，可是它却成为了主人，我们只是过客。那是一种可以感受到的沧桑，让我知道我不是孤零零地站在岁月的荒原上，我不是矩阵里一个冰冷的数字。

这条路的尽头就是一条江，松花江。仿佛是人们和上天的默契，一段路和一条江就像这个世界的缩影。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时间的碎片。繁华、落寞、幸福、苦难，都沿着这条路直到融入悠悠逝水，滚滚东流。而这个世界会映射到每一个卑微的存在，一座山，一条河，一段路，一个人，一粒尘埃。

有一天，或许我的儿子会带着他的孩子走在这条路上，我想他会想起我，这些石头也会记起我，记起这个世界曾经有这样一个存在。



李小光木刻作品

访青州井塘村

□荆淑敏



古村东南，一缕清泉，常年不枯，形成一堵，村民将塘砌石筑高为井，井塘村由此得名。

井塘古村很美，美到月季花遮阴的长廊陪你走，从山脚下的青石，一步一步台阶向上，山不高，坡很缓，花很多，树也很多，年年岁岁，古木参天。地很滑，磨光的石板路，凹凸不平。

六百年的风雨沧桑，悠悠荡荡，蜿蜒曲折。这路，是明代衡王女儿下嫁走过的吗？

六百年算不算长？六百年谁还在守望？

老磨还在老地方，一碗原汁原味

的豆汁儿，谁知道五百年前豆汁里有没有甜，有没有咸？

一半的路程，高跟鞋崴了脚，崴得很重，皮实的家伙，皮实的我。

借口看古宅，一屁墩坐在张家大院的石凳上。

老宅老院老槐树，老井老腔老人。

我的家在东北。东北的老家的老屋子也有上屋和下屋。

上居住着奶奶，缠足裹脚，木杆长烟袋锅子，刨在哪里都地动山摇。

下居住着儿孙，血气方刚，肩上扛着孝心走，走到哪里都是汉子的倔强和不屈。

上居住着奶奶，血气方刚，肩上扛着孝心走，走到哪里都是汉子的倔强和不屈。

上居住着奶奶，血气方刚，肩上扛着孝心走，走到哪里都是汉子的倔强和不屈。